

唐墓的守护神——天王俑

□ 孙 燕

我国古人相信灵魂不死，到冥间还会过同现实一样的生活，所以常在墓中放置各种各样的随葬品供死者使用。同时他们也认为在阴间鬼怪横行，对死者构成威胁。为了驱邪避崇，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的灵魂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也为了达到恐吓盗墓者的目的，古人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墓中放置镇墓俑。镇墓俑包括镇墓兽、武士俑和天王俑。

在战国的楚墓中已经发现有木制的镇墓兽，西晋时期镇墓兽和镇墓俑开始在中原墓葬中流行，北魏后期镇墓俑固定为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各一对。部分夫妇合葬墓设四件镇墓兽，四件武士俑。镇墓兽、武士俑摆设于墓室内或甬道内的墓志之后，向门而列，武士俑通常放置在镇墓兽之后。到唐高宗时期出现了天王俑，天王俑与镇墓兽的配置逐渐取代了武士俑与镇墓兽的组合。墓中放置的两件镇墓兽，两件武士俑或两件天王俑，在唐代被称为“四神”。

天王本为佛教的护法神，据佛经传说，四方的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是由“护世四天王”各护一方的。“四天王”是指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四大天王在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受帝释天的指挥护佛护世，守护这个世界无灾无难、众生安居乐业、财富增长、入于正法。

最初，天王形象一般出现在佛教的寺庙和石窟中。唐高宗时期，墓葬之中开始出现天王俑。其身份也超越了佛教的护法神，成为墓主的守护者，为墓主降魔伏妖，驱鬼辟邪，保卫墓主的安宁。天王俑被唐人奉为死后的保护神，所以在唐代的许多墓葬中，特别是中原地区的达官贵人墓葬中都发现有天王俑。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就逐步被汉化，天王

也不例外。墓葬中的天王俑的形象已失去了在古印度佛教中护法神的姿容，且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初唐时期的天王俑头戴盔，盔檐外卷，怒目张嘴，身穿甲冑，长至膝部，腰束带，双手握拳弯举胸前，两腿分开直立，足下踩一蹲坐的牛或羊，底带托板。此期的天王俑形体各部分比例还有失协调，给人以僵硬之感。盛唐时期天王俑分两种：一种头戴耸顶盔，右手叉腰，左腿弯曲，足下踩一爬伏小鬼；另一种戴风顶盔，盔檐外卷，脸型丰满，足下踩一蹲坐小鬼，座稍高。这一时期的天王俑制作精美，造型既夸张又真实自然，给人一种和谐饱满的印象。晚唐时期，天王俑帽檐外卷，衣饰简化，制作草率，并逐渐在墓葬中消失。

天王俑从唐高宗时期开始在墓葬中出现，并逐渐取代武士俑，到晚唐时期随着丧葬习俗的变化又被铁牛、铁猪所替代，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

隋末农民起义，推翻了隋王朝，建立强盛的唐王朝。在这一时期，一些屡立战功的将领和开国元勋，受到人民的爱戴，从而被神化。另一方面，入唐以后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空前发展，社会日益呈现蓬勃向上的气势，各阶层人民生活安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出现大量具有新的时代风貌的开创性的作品。这一时期，佛教艺术达到了高峰，作为佛教护法神的天王也被世俗化。墓葬中的天王俑实际上就是被神化了的武士和被世俗化的佛教护法神二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点从出土的天王俑和武士俑的形象对比就可以看出来。

唐代的天王俑和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武士俑有许多相似之处。天王俑的形象和衣饰基本上同武士俑一样，他们都身着由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明光铠演变而来的甲饰。天王俑和武士俑同样大都面容威猛，

神态严峻,呈现出力大无穷的姿态。天王俑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以现实生活中武士的形象为依据,加以艺术夸张创作而成的。

晚唐时期,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于守护亡灵,震慑盗墓者的镇墓兽和天王俑被铁牛和铁猪所取代。这是因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之中,精神寄托自然由祈求死后的安宁转为希望现实生活的安定和幸福方面。这一时期,堪輿之术流行,葬式、随葬明器、墓地的选择等,大都是根据当时的堪輿家所规定的制度来安排的,并与死者子孙后

代的吉凶祸福乃至生死兴衰联系在一起。原来的丧葬习俗已不受重视,天王俑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天王俑作为从初唐至盛唐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事物,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和社会习俗,同时也体现了唐代的雕塑艺术水平和陶瓷制作工艺,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风尚、文化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也为唐代墓葬的分期提供了参考资料。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

(上接 10 页)

纹、雁纹及奔虎逐雁纹反映当时这里有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原。秦瓦当纹饰上,有大量的鹿纹,并以不同的造型出现,很多学者认为这是秦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实际上,它不仅仅是秦人的图腾崇拜,它同时反映出在秦人的生存地有适合鹿生存的自然环境。动物纹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秦地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并且有大面积适合野生动物生存的森林和草地。

四是瓦当上的秦动物纹饰既是秦人的创举又反映秦文化与其他诸文化的联系。动物纹饰并非秦人的专利,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有鱼鹿等图案,在商周时期,以各种动物为母题的青铜器和玉器数量更多,可见动物纹饰非秦人游牧民族所独创。不过

是秦人把这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纹饰恰到好处地运用于瓦当纹饰上,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创举,这种创新中自然也包含了对商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以先秦都城凤翔雍城遗址为中心,出土的大量战国秦动物纹瓦当,以其自然奔放的纹饰图案和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而成为瓦当从西周被创造和使用一千多年来发出的第一声震耳欲聋的洪钟巨响,是瓦当发展进入辉煌时期的典范之作,它让我们看到的是秦人在艺术上的非凡气魄,看到时代与人格、政治与技术的高度发展的时候,艺术所爆发出的炫目闪光。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